

走走看看

# 沙颍河湿地公园“遇见”

■于祥生

沙颍河两岸,是正在建设着的湿地公园。

放眼望去,大小坑塘,时断时连,浅水碧碧,绿草茵茵,树木成林,葱葱郁郁。更可喜的是,这里一年四季,鲜花不断。比如月季、四季桂、四季海棠、木芙蓉、三角梅等花木,在数九寒天也能看到它们或鲜艳的尽情炫耀的或琐细的不事张扬的花朵。

我家就在湿地公园附近,退了休有了闲暇,自然就成了湿地公园的常客。我亲眼看到工人们修娱乐场,修水泥路,铺鹅卵石小道,修木质栈道,安装霓虹灯;亲眼看到工人修剪树木,手持铲刀弯着腰栽花木、除草;亲眼看到一排排黑胶管水龙头转着圈给草木洒水……这里的一切我太熟悉了,因而也对这里充满感情。

我认为我是很有眼福的,在这里竟然目睹到久违了的野生动物,甚至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动物。俚语说“人见稀罕物,必然寿延长”,能否益寿不去考虑,让人心情愉悦那是一定的。

自打离开农村到城里工作生活,我有四十年没见过野兔了,想不到竟在这里遇见了。第一次见野兔,是在去年秋天。野兔胆小,并且性急,见到人总是拼命奔逃。而我那次见到的两只野兔,虽然也是奔跑,

但并不多么急促。我看不出它们是一公一母,还是同性,书上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辨别方法不管用。但我好像能看出它们是一公一母,因为跑在前面的那一只似乎强壮些,有几分“气宇轩昂”,我刚才说跑得不怎么急促,就是指它而言,它慢下之后,似乎还回回头,意思是“伴儿,别怕,我不会撇下你的”。我想,它之所以不怕,一是因为这里草木繁茂,到处都是它们的庇护所,二是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凡物皆有灵性,何况是聪明的兔子,它们不会没有感觉吧。

我在这片湿地还见过黄鼠狼、刺猬、野鸡、“草上飞”等,真是大开了眼界。

我发现黄鼠狼是在半下午,它去一个小坑里喝水。也许是不怎么渴,也许是疑心那里不安全,只咂吧几下嘴就开溜了。那时我正在一处陡坡上站着,对它的行为看得一清二楚。

我那天发现刺猬是将近黄昏,在一口草塘边。刺猬的腿很短,动作迟缓,当我发现并快步走向它时,它立马蜷缩成一团,成为一个圆滚滚的“刺球”,很好看。我虽然感到特别好奇,想摸摸它,但怕被它刺伤,到底也不敢伸出手去。停一会儿,它连滚带爬地进了灌木丛,动作倒是很麻利。

我两次发现野鸡,而且两次都是在正午,两次都是一只公鸡带领着一群母鸡在林木间找食吃。公鸡很好看,也很有几分英武之气,绿头、红脸、蓝莹莹油光发亮的胸背,脖子里有一圈儿白,像一道白围巾。斜刺着一个锥形的长尾巴,翘翘的。相形之下,母鸡则长相丑拙。

我在这里也见到过“草上飞”。“草上飞”是一种蛇,应该是无毒的,因为没听说我们这里有毒蛇。“草上飞”个头不大,黄底儿上带有褐色的细碎斑点,动作轻盈,在草木上飞蹿,快如闪电。我不怕蛇,草丛不大,明明看着它“飞”进了那片草丛,我围绕草丛转圈,又用一根树枝在草丛挑来挑去,可再也不见它的踪影。

当然,我在这里遇见最多的还是鸟类。因为这里的水土肥美,草木茂盛,无论是栖息,还是觅食、繁殖,这里都是理想之地。这里的鸟类很多,体型大些的,比如鸠,比如鸦,比如鹊,比如雁;体型小的,比如莺,比如雀等。可惜我的鸟类学知识太贫乏,认识的鸟很少,能叫出名儿的少之又少。

鸟语花香,动物出没,草木繁茂,生机勃勃,这就是我深爱着的沙颍河湿地公园。③22

人间真情

## 目光

■唐运华

11月22日中午下班后,我骑车回老家。

到家已快12点,给母亲穿上棉衣,把她抱到轮椅上,我拿出在县城买的烤鸭,还热着,我撕一点鸭肉给母亲吃。自从母亲瘫痪后,平时只吃一些流食,没想到母亲大口大口吃起鸭肉。

母亲定定地看着我,我能读懂其中含义,包含了亲情、想念,还有对我给她买吃食的感动。看着母亲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不挪移,我差点落泪。自从母亲脑出血后,失去大部分思维和语言功能,只能用目光表达思想感情。

前些天一个周末,院中柿树叶落尽,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我把母亲推到院中水泥地上。当我从母亲身旁经过时,母亲的目光跟随着我,我走到哪里,母亲的目光便跟到哪里。已经瘫痪的母亲,目光中包含了什么?慈祥、热切、温暖,还有对生命时光的留恋,以及对亲人的不舍。那一瞬间,我一阵感动,母亲对我的爱是如此深沉,只不过不能自由表达了。

记得十多年前,母亲身体还好,我们已和父母分家,在附近小镇居住。我平时都是周末回老家看看,晚上从没在老家住过。那年夏天,侄子高考不理想,对报志愿非常随意。那天晚上,我利用单位电脑,帮助侄子报一所他高考分数范围内相对较好的学校。填报志愿结束,已经很晚,一地月光,我骑摩托带侄子回老家。母亲问我:“这么晚了,你可走了?”我说:“今晚住在家里。”母亲长吁一口气,神情一下子很高兴。我突然明白我在母亲心中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母亲上淮南大姨家走亲戚。听表哥说,在大姨那里,母亲谈的话题大多围绕着我。表哥说:“通过三姨说话,能看出三姨最看重的是你。”我能理解表哥的意思,我们姐弟四个,三个哥哥都是农民,唯有我通过考学跳出农家门。母亲的全部心思放在我身上,我工作的曲折、小家庭的风波,都牵扯着母亲的心。每当我回老家,母亲便絮絮地给我讲一些人生的道理,不要与妻子生气、工作不要偷懒等。

如今,母亲瘫痪了,秋天前,父亲还能扶着她坐轮椅,由于卧床不能行走,她的双腿渐渐失去站立能力。家里其他人抱不动她,现在,如果不回老家,她连坐轮椅到门外透透气晒太阳都成奢望。

初冬的风游丝一般细细吹,节气已是小雪,天渐冷,东屋后几棵高大的杨树高耸入云,直指灰蓝天空,金黄的杨叶落在院里,像一只只跳动的蝴蝶。垂暮的母亲颇契合这个季节,她在世时光完全取决于我们护理的质量。

童年的母亲因饥饿被外祖父、外祖母送给亲戚,来到这个村庄。十岁的她挎着篮子站在光秃秃的涝河堤坡上拾柴火,如果拾不满篮子,回家便遭斥骂不让吃饭。那个衣着单薄、黄面寡瘦的小女孩,迎着凛冽的寒风,面对着故乡的方向呜呜地哭,泪痕挂在脸上。她永远记得,她的姥爷,即我的外曾祖父,步行二十多里把她送到这个村庄时,骗她说:“到这里能吃上大米干饭。”当我的外曾祖父饭后要走,把她独自留在这里时,她意识到不妙,哭喊着要跟着回家,死死扯着外曾祖父的衣服

不丢,外曾祖父掰开她的小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她哭喊着跑掉鞋子,被收留她的亲戚拉住。

从此,母亲便开启在这个村庄勤劳、善良、卑微的一生。

如今,母亲到了最后时光,在世的时间已是屈指可数。2008年,我带着不能进食、生命垂危的母亲到省人民医院医病,在回来的客车上,我对母亲说:“努力活着,再活十年,十年期满后,我们再续下一个十年。”在我的鼓舞下,母亲答应了。

眼前坐在轮椅上的母亲,以前能劳动的时候,整天泡在田里打棉杈、逮棉虫、打农药、拾棉花;夏天午后,系着头巾、满脸通红的她,蹲在密不透风的烟叶地里打烟叶;在孙家坟地里,母亲手持镰刀挥汗如雨地割麦,把腰疼得像木匠折尺一样的我远远抛在后面,并数落我:“你不能干活,如果考不上学,将来怎么办呢?”那年,我上初三。

初冬的田野,刚出苗的小麦一片碧青,村边小树林堆满了从地里拔下来的秋棉花。以前我每次下班回来从村边经过,一眼便看见母亲在棉柴旁拾棉花。母亲一见到我,慈祥的皱纹就舒展开来,目光里满是温柔,问我饿不饿,“觉得你该回来了,锅里给你留着饭呢”。那一刻,母亲的目光犹如温柔的月光,铺满我走过的路。

我很喜欢泰戈尔的《母亲》:我不记得我的母亲/但是在初秋早晨/庙殿里晨祷的馨香/仿佛向我吹来母亲的气息/我不记得我的母亲/只是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我仿佛觉得/母亲凝住我的目光/布满了整个天空。①8

人生感悟

## 词作感怀

■颍依

卜算子

叶落西窗寒,最恼疫情恶。历尽三年势未消,枉顾冬梅约。

多少爱花人,误了春芳诺。待到庭前雪化时,把酒东云阁。

苏幕遮

看斜阳,疏柳间。湖上烟霞,重染芙蓉面。风过廊桥芦雪乱。举目长空,归鸟残云散。

独凭栏,天际远。回首流年,横笛梨花叹。半亩枯荷孤影恋。多少离愁,聊寄南飞雁。

巫山一段云

陌上千枝破,风摇绿萼羞。寒烟冷露暗香幽,来解我烦忧。

把盏长空远,红梅正剪愁。新芽点点任沉浮,供我俗尘修。

青玉案

红梅点点西楼畔,风一剪、香庭院。举目叶凋归雁远。清心谁懂,横琴相伴,难诉相思怨。

怎忘素蝶三生愿,常忆东林杏花盏。子影挥毫澄泥砚。举杯邀月,青蓝伏案,独画幽兰扇。

千秋岁

霜花叠影,几度西风冷。摇摇飞叶萧条景。窗前红烛泪,帘外筝琴横。流年酒、杯杯复饮人难省。

落盏为心病,大醉方能醒。桃色笔,任驰骋。寒梅知我意,对雪书词令。研墨处、香痕寂寂临三更。

小重山

案上烛花更漏残,瑟风帘幔卷、夜清寒。

黄藤半盏弄箏弦,梧桐叶、如蝶落窗前。

再赋小重山,遥遥东阁远、梦难圆。轻霜两鬓有谁怜?不敢语、今夕是何年。

依西楼

寂寂寒鸦溪柳岸,依水残荷芦雪漫。观澜台上叹流年,何奈无人怜去雁。

举目枫林心自愁,回首斜阳思绪乱。归来庭院横箏琴,调里曲曲涩生曲曲怨。

踏莎行

瑟瑟风寒,叶飞庭院,梧桐落雨声声慢。轩窗剪影烛摇红,空壶斜腕闲愁散。

案上青蓝,笔端紫砚,梅花点点清香隽。低眉聊寄素琴间,方知五柳东篱苑。

西江月

庭院叶枝生露,亭阑几度霜寒。立冬时节菊花残,已是北风重卷。

月下苍松不老,箏前拨弄流年。西窗瘦影有谁怜?蜀纸墨梅相伴。③22

